

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丛书系列 · 新加坡 8

黄孟文 主编

骆宾路微型小说

玲子传媒出版

2339.45
201216

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丛书系列(新加坡)



**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丛书系列（新加坡）
编辑委员会**

名誉理事长 / 理事 ◎ 黄玉祥 / 沈克嵩 / 张兼嘉
顾问 ◎ 王润华博士 / 骆明
主编 ◎ 黄孟文博士
副主编 ◎ 董农政
委员 ◎ 希尼尔 / 艾禹 / 林高 / 南子 / 林锦

骆宾路微型小说

新加坡系列⑧

出版 / 发行 ◎ 玲子传媒私人有限公司
印刷 ◎ 玲子传媒印刷部
地址 ◎ Blk 52 Kallang Bahru #04-17 Singapore 339335
电话 ◎ 65-62935677
传真 ◎ 65-62933575
电邮 ◎ info@lingzi.com.sg
网址 ◎ www.lingzi.com.sg

初版一刷 ◎ 2004 年 11 月
定价 ◎ 新币 10.00 元
ISBN ◎ 981-4157-53-8
版权所有 · 翻印必究
◆ 本书如有缺页、破损、装订错误, 请寄回更换 ◆

Copyright © 2004 by Lingzi Media Pte Ltd & World Chinese Mini-Fiction Research Assn.
Printed in Singapore

总序

黄孟文

微型小说这种文体虽然古已有之，但是新微型小说的产生与兴盛，则不过是最近几十年的事。新旧文体在内容与形式方面，都迥然有异。新加坡是在70年代以后才产生这种崭新文体的。换言之，在新加坡，微型小说只有二、三十年的历史。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二、三十年只不过是一瞬间而已，何其短暂！

新加坡的华文微型小说能够在那“一瞬间”，从撒下种子到花叶盛开到果实累累，那未尝不是一个奇迹。从质与量方面去审查，在整个世华微型小说文坛上，新华虽然有点“后天失调”，但是它在这一方面的收获，却只在中国大陆与台湾之后（三个地区差不多在同一个时期起飞，台湾略先），令人欣慰。新加坡在微型小说方面的发展，是否会有后劲不足的隐忧呢？

新加坡小国寡民，文风又不盛；但是它商业发达，人民生活极端忙碌，似乎可以成为微型小说茁壮的温床。而且，从事每一个行业的人，经过适当的磨练，都可以成为一个出色的微型小说作家。每个地区通常都会有它的文学特色，比如说香港，它也是一个商业蓬勃的通都大邑，但是它的通俗文学与专栏文学却能家喻户晓，自成一格。新加坡文学是否也可以在一些简短作品如微型小说、新谣歌词等方面与他人争一日之长短呢？它是应该有这个潜能的，如果大家都能够朝这个大方向去发展的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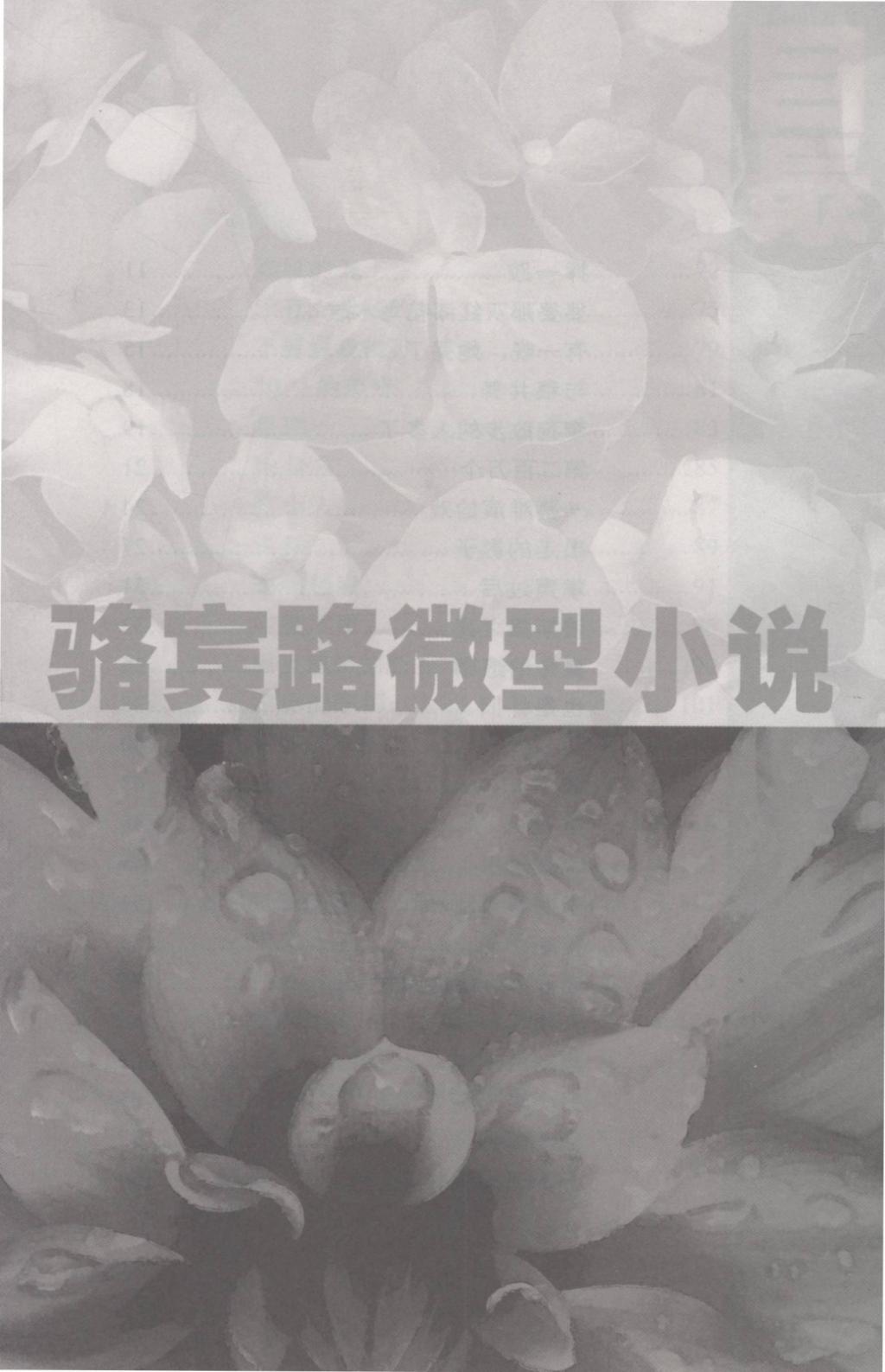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新华微型小说非常昌盛，出了不少优秀的作家与作品。可惜，近年来，它的发展势头受到了一些挫折，作品的总产量减少了，作品的质也无可避免地受到了影响。这主要是由于全球以经济挂帅，精神文明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再加上新加坡近年来经济低迷，文学的大气候也没有什么改进，整个文学界委靡不振。其实，现今，试问有哪一种文体是蓬勃发展的呢？比较上说，微型小说的发展毕竟差强人意。

欣逢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于2002年8月在马尼拉成立，也欣逢新加坡成为这个新组织的总部并负责前两年的执行工作，我们在国家艺术理事会、李氏基金、玲子传媒、黄玉祥、沈克嵩、张兼嘉、王润华博士、骆明等的大力支持之下，决定优先编撰和出版这套“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丛书系列（新加坡）”卷十本，以期为世华文坛贡献出一份力量。（这套丛书以后还会陆续出版下去）。希望它能获得各界的支持。

地球村内其他国家/地区的作家们，不妨也可以用类似的方式，出版一套套的微型小说集子，共同为这种新兴的文体而努力。



2004年3月1日



骆宾路微型小说

目 录

摔一跤	11
婆婆那双红漆花鸟木屐	13
有一晚，她哭了	15
与稿共舞	18
牵狗散步的人多了	19
第二百万个.....	21
一幕难演的戏	24
出走的影子	27
掌声过后	31
波斯猫之死	33
蠹鱼的遗嘱	36
也是怀旧	38
买二送一	40
赚了	43
盖棺	46
一屋子书	49
书房不再乱	51
神来之笔	53
老子今天闲得无聊	55
女娲氏补天	58
额前的伤疤	62
另类老人病	65
钱与冥钞	67
一本词典从书架上掉下来，笑着	69

尴尬的五十	72
没有立遗嘱的人	75
不要嫌我噜苏	79
“0” 的传奇	81
星期一	83
狗与书	85
打小人	87
送殡	89
宠物档案	91
打雷下雨	96
另类皇帝的新衣	99
罕见的车祸	101
异味炒粿条	104
鸟话	107
晴天、雨天	110
小林子的矮天空	112
张爱玲最后一句话	115
脱就行了	117
公公的蓝筹股	119
香港社会十二生肖	121
“与稿共舞”	135
——论骆宾路的微型小说创作	
附录	140
后记	142

摔一跤

一、

他摔了一跤，送进医院。因为脑溢血，医生抢救无效，病人死了。

子女在办他的后事时，哭了一阵。虽然没有风光大葬，到底也办得妥妥贴贴。到殡仪馆凭吊的人，都说子孙孝顺，老人家有福气。

二、

他摔了一跤，送进医院。经过医生抢救，活过来了。但因中风，半身不遂。

他醒来时，发觉自己还活在人间，的确有几分高兴。偷生，总是人之常情。直至他想动手掀开被盖，坐起身来，这才发觉原来自己已是半身残废。他先是恐慌，接着是一阵失望。尚幸，他还能说话，脑袋还能思索。

能思想就不是植物人，不是植物人也就不是废人，他想。

做子女的听说老人家救活了，先是高兴，后来听说老人家瘫痪了，眉头一皱：“这可麻烦了，一日三餐，大小二便，谁来服侍，要服侍多久？”

老大望老二，老二瞧老三，老三瞅老四，老四把眼光送回给老大。

老人家从儿女的眼神看到这个社会的内部结构在变了。

“你们小时候，一日三餐，大小二便还不是我服侍过来
了？”

儿女的眼神却告诉他老人家，他们现在不也是如此循环去
服侍他们的下一代。

老人家把眼光收回来，也把寄望收回来。

他开始怀疑医生救活他是不是做对了。没有救活他，一切
不都解决了。何必让他此刻去责备自己的子女：久病无孝子！

如果老人家就这样去了，风光大葬也好，一把火火化了也
罢，总之一了百了。

三、

他摔了一跤，送进医院。

婆婆那双红漆花鸟木屐

实在不曾想到，今天还会提起爷爷年轻时的旧事。谁要提到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旧事，鲜有不被儿辈们讥笑为“老土”而嗤嗤鼻子走开的，何况爷爷的旧事离今是整九十年！故事还没开始，儿孙们一听说讲的是爷爷定情的事，一个个都说：“一定老土得叫人作呕。”

我一定要讲，事关我那个小犬儿向我“诉苦”。说是没有十万八万，结不成婚。这十万是，付老丈人、丈母聘礼；新娘子看中的结婚钻石戒指；婚宴酒席就算和客人送的贺仪扯平，其他杂七杂八的开支，还有供楼的首期银两，没有十万八万，结什么婚？

小犬儿感慨万千。我是万千感慨。

这就牵扯出我听来的有关爷爷的定情旧事。

我实在不好意思开口，因为故事的确很“老土”，也很“寒酸”，但是又确确实实很温馨。

爷爷送给婆婆的定情物竟然是一双红漆花鸟木屐。

你瞧，你瞧，小犬儿一听就皱眉头。木屐是啥东西。什么模样儿。

“你没见过，穿在脚上的，”小犬儿的老妈子说：“我们小时候就穿过。要穿上红漆绘上花草鸟儿的，可不容易呐。”

说真的，小一辈的谁也没见过爷爷送给婆婆那双红漆花鸟木屐。故事却是从老爹那儿听来的。

据说，这还是爷爷挑了一担柴，走几十里路到镇上变卖换

来的。当时婆婆的反应如何，没有提到。那年代，女人家总是很含蓄的，不会随便流露出感情来。总不会像现代人那么儿戏，辛辛苦苦储蓄一笔老婆本，结婚三几年就说分手“拜拜”。金钱化为乌有感情也不留痕迹。爷爷被骗去南洋当“猪仔”，婆婆心中还是藏着那双红漆花鸟木屐。

婆婆没有把时下“我爱你”挂在嘴上。

婆婆也没有和爷爷立下什么山盟海誓。

据说，她只是把那双红漆花鸟木屐包好藏在枕下，一份温情藏在心里。

听说，爷爷日后从南洋回韩江畔带她到南洋时，她随身带的就有那双红漆花鸟木屐。

爷爷说：“还以为你早已穿烂了，扔了。”

婆婆答：“藏起没穿。”

我问过老爸，婆婆那双红漆花鸟木屐到底收藏了多少时日？

老爸说：“听你爷爷讲，红漆都剥落了。”

老爸那个年代，说是抱了对母鸡就把母亲接过来。

我呢？是在大陆结的婚，又正好碰上三年自然灾害，一切从简，或者说一切从“无”。从生产队砍了两扇芭蕉，奉上一包五十支装的“人民公社好”的纸烟就算“婚宴”了。

而今，这小犬子结婚十万少个儿子都说不行。

于是，我想起自己两梳芭蕉一包烟的婚事；想起老爸一对老母鸡的婚事，更加憧憬爷爷送给婆婆的那双红漆花鸟木屐的“爱情故事”。

有一晚，她哭了

她住进老人院已经五年了。

三年前，我第一次上班，老人院的姑娘就告诉我。

一眼望去，她比其他的老人健康得多。日常的饮食起居，她自己都能料理，不需要姑娘们特别照顾。她也不是特别多话的老人，但每逢有新的老人入住，她就会兴致勃勃地主动和人家谈起她的子女。

“我有一个儿子，两个女儿。儿子是个博士。两个女儿，一个是博士，一个是硕士，移民了，不在新加坡。”

一说起自家的儿女，她总忘不了要提到三十年前，儿子念小学时以一篇《母爱》夺得全校作文比赛冠军的事，而且还会出示实物。那就是孩子得到的那张奖状和那篇贴过堂的作文。

老人院的姑娘们和住院的老人都见过这两样东西。有兴趣的还读过当年那个十一岁的小学生写的作文。

“写得很动人！”读过文章的都这样说，对这位教导有方的母亲多一分尊敬。

她每次听到人家对这篇文章的赞赏，她的眼睛就格外闪亮。形容人家的眼睛漂亮，人们总是喜欢用“一双水汪汪的眼睛”。她闪动眼睛时，的确给人一种过多水分的感觉，近似泪花。如果抹去眼角深深的鱼尾纹，她的一双眼睛是漂亮的。

“是啊，是啊，他的确写得很好啊！瞧，老师还有评语呢。”

是的，老师还写了评语，褪了色的红字写道：“写母亲对

子女的爱，感情真挚动人，写来传神，母爱是伟大的，古今如是。这是一位值得尊敬的母亲！”

有心的人都想见见她老人家的子女。

但是八年来，谁也没见过她的子女来过老人院探望过她。她的解释是，她们都很忙，远在外国请假也不容易。

“怎不叫她们接你过去？”

“他们一早就说过要接我过去享清福。你们知道啦，我不懂讲外国话，不惯啊。反正一个人，住老人院省事得多。她们每个月都寄很多钱给我。我对她们说，我老了，又不应酬，要那么多钱做甚。我全给她们退回去了。她们很孝顺，真的很孝顺。我要什么就给什么。”

就我所知，除了每个月有人定期从加拿大寄给院方一张汇票支付一切费用之外，她其实也没有什么额外的零用钱。偶尔，会有人从英国汇点钱给她，数目不多。

我相信她的前半生付出很多。我从姑娘们的口里探知，她年轻时就是一个要兼父职的母亲。似乎没有人知道她夫家那头的情况，显然她是有意回避不提。生长在这样一个单亲家庭里的子女能够接受大学的高等教育，这个母亲的确是有本事的。

尽管她每时每刻都想向人家表示自己很快乐，但直觉告诉我，她的后半生比她的前半生付出更多。

“怎会，我们不曾见她哭过。”老人院的姑娘不同意我的判断。

有一天半夜，她摸到我的床前，把我叫醒，说是心里有股气堵得她心慌。

我起来喂她吃药。

她突然哭了起来，哭得很伤心，把别人都吵醒了。我慌了手脚，忙问她什么事。